

重印信陽州志

魯青潘岱鍾署

叙

州以信陽名自宋之信陽軍始信同申故舊誌曰卽申陽也申爲四岳之裔國於鄆阨之北淮水之南歷虞夏商以至於周季而後亡周宣王時申侯以賢入爲卿士佐王有功加封於謝以式南國謂之曰申伯蓋古方伯之義也再世而謝入於楚獨始封之申多厯年所豈非三關之隘號稱天險國小而倚以爲固又以申伯之厚德政化漸摩澤民深而貽謀遠非他國所可及者乎今之爲誌者條分類析大畧相同序誌者亦以紀先後纂葺之勤而外此無可傳述以爲來者告顧予於斯誌竊有感焉蓋國有與立惟地與人得地則疆圻可守得人則司牧有資史表三關之雄詩著申伯之美亦旣信而有徵已伏念

國家聲教自北而南鄆阨諸關居楚豫之交允宜屬豫以控楚而沿前朝之舊與楚之應山縣畫關爲界且關門啓閉

委諸應山焉雖王者大一統之義未肯輕爲改制然因其事之所起相其時之所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魏書有云地有常險守無常勢斯言足以蔽之矣至於司牧之道今古同揆吉甫之誦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則當日之所以治申者概可知已民氣多悍馴之以柔民力多疲恤之以惠民情多虞詐示之以直柔以易俗惠以遂生直以復性三者舉而王道備矣揉萬邦聞四國推而行之無不準况區區一申乎履常則法古以宜今應變則捍外以衛內三復斯編其奉以爲此邦之治典可也余不敏奉

命觀察豫南信牧張公爲庚戌同年友取前志而增修之於其成也不揣固陋綴以一言未審來者以爲何如而張見之獨欣賞不置申伯之風亦復去人何遠哉時

乾隆十四年五月上浣

賜進士出身

特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南汝光兼管水利
道紀錄八次山陰任弘業撰

重修信陽州志序

郡邑之有志乘猶王國之有史書所以褒德錄賢發潛摭幽獎風俗興教化備輶軒之採者也顧史之修或在數百年以後而志則宜隨時紀載蓋史以事繫人朝廷數大政承宜有職簪筆有官典至重也故事傳而人亦與俱傳若志則因人繫事窮簪慕義何關廟謨深閨矢節寧望旌揚膠庠無篤古之彥鄉黨鮮月旦之評當其時猶相與嗟嘆迨人往風微而其事亦因之盡泯善行頽廢風俗不隆職此之故予故謂志之宜修較史尤亟亟也雖然有難焉者貪多務富去取不嚴則失之濫輕聽妄信考核不精則失之誣養尊處優憚勤延訪又掛一而漏萬矣自非高才博學留心民隱欲其纂言載筆勒一代之成書也知其有所不能信陽爲古申伯國當豫楚之門戶層巒疊抱瀕水環繞其間英傑挺生忠義奮起人物熙豐宛然一大都會

也從前豈無志乘然世代相沿兵燹屢遇收拾于煨燼者不過什一之於千百耳順治十七年前牧賈君創爲權輿迨康熙庚午陳君繼修其中輿地沿革河源出沒頗多錯訛要亦因陋就簡未可指爲一代之成書也矧去今五十餘年風氣日開制度凡幾更定生聚教養凡幾於變山川繡錯犬牙相維凡幾斟酌殆未可更僕數矣夫人一身之所閱歷往往板橋茅屋楊柳烟村五十年以前之所有再往過之或失踪跡也高臺曲池青雀黃龍五十年以前之所無今往過之居然鬧市矣則夫通都大邑之內上下五十年間紛紜變置寢傳寢失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假而不急爲之搜輯將更歷數年或數十年老成益謝文獻無徵是使一州之人風物產節義文章都歸風雨而泯泯棼棼以至於盡也山靈且笑人矣伊誰之責哉州守張君篤學好古到任未及兩載卽取前志而續修之舉凡疆域

變遷淮澗源流前志所訛皆與

大副憲任公博考羣書悉爲校正食貨典禮因時制宜前志之所未備盡爲增入至選舉人物零落凋殘於五十餘年之間者則取州孝廉萬君彙集底本藉爲梗概而時與州之縉紳學士廣搜博訪發凡起例別類分門經寒暑而書乃成因以問序於予予不禁因之有感矣士人讀書萬卷自矜博洽欲爲當代偉人及一旦出宰方州馳情曠達一切興廉舉孝礪俗維風之政度外置之此謝靈運畢卓諸君子輩之所以見譏於時也又或虛名純盜諉託非人聲氣相通者登諸錦帙單寒無告者遺其褒揚曾稗官野史之不若尙可以激濁揚清信今而傳後也乎今觀是編華實並茂繁簡俱宜眞可謂不濫不誣不漏齟齬乎一代之典章亘千秋而朽者也他日輶軒命使問民風訪故老求里中軼事以爲修明

國史之補請卽持是書以獻也可

皆

乾隆十四年仲夏

特授中憲大夫知河南南陽府事前護理南汝光道加一級
江夏崔應階撰

重修信陽州志序

域中有四大史居其一志也者與史相表裏者也二十一家以後至有明而制綦詳通志以下有郡志郡志以下有州縣志經經緯緯詳略辨焉蓋以土著之人言土著之事耳目皆親善敗自切所謂觀指羅而數家珍不患不悉由郡而省以是爲斷而尙慮不足爲信史乎哉申國近楚爲兩河之衝其因革利害種種關於全豫不小舊志創於勝朝神廟時宗伯何公洛文大叅劉公尙朴寔成之至康熙十六年州守賈公待旌與邑劉君蓀芳等重輯之踵事增華亦旣斐然眉列矣自是以來又且六十餘年幸際聖朝景運之隆規制日益備風物日益盛其典例之增置人文之興起嘉言善行之旌賞累積烏容聽其烟微雲散也哉歲在庚申余以菲材膺斯民社之寄下車以後慶際昇平嘉與士民鼓舞於絃歌耕鑿之餘思欲一爲補緝以接

前軌之清塵而方伯 趙公檄適下乃亟爲之設局儲材
屬邑之名孝廉萬君侯等或稽之則例或諮之老成或按
之家乘或叅之輿論其考核也務精其討論也務詳其澄
清登進也務嚴而公幾閱月體粗具猶恐耳目未徧遐僻
或遺囑諸生寧爲鄒遲勿爲枚速也未幾而余已解組矣
稿未獲上欣逢觀察 任公學搜二酉才具三長爲之總
裁而清苑 張君繼蒞茲土向之自慚無文者乃更居藻
采壁壘一新非復灞上棘門之舊幾於宗伯之得大叅矣
抑余思志之累須於修也豈僅爲學士欺淹博方輿節觀
瞻耶蓋星紀山川都鄙雖不易而法制之更置戶口之蕃
息文物聲華之乘除則與時俱易者苟勿爲之增所必增
續所必續將良法易湮芳型莫闡奚以示來茲昭法守而
資勸誠與今幸克觀厥成則疆里正而豪右之窺伺息徵
發清而奸猾之乾沒除名宦鄉賢舉而士大夫之禮義以

興忠孝節義具列文事武備均修而自閨門以及邦國之
風化以振至於考災祥以徵人事著利弊以善機宜賞奇
析疑之不苟魯魚亥豕之必嚴皆於是備庶由郡志省志
以上諸太史稍資金馬石渠之採擇因以黼黻皇猷鳴我
累聖休明之邇治俾麟炳於千禩也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嘗

乾隆己巳歲中秋月

特授奉直大夫前知信陽州事二韓馮原撰

續修信陽州志序

申陽名郡也肇自何代封自何人星分何宿疆隸何屬按圖而考了如燃犀古人之餉我厚矣哉雖然天地之化往過來續譬之渴虹飲水霜凖搏天瞥然一見轉眼滅沒隙駒轆轤千古直瞬息間耳古人不得已筆之簡牘以遺後人非敢與天地爭也昔先王輯訓典而國無奸民蓋鑑懸則不敢欺以妍媸繩陳則不能枉以曲直先民有言國史邑乘暗室一燈後之視今與今之視昔將無同耶州治地不數圻物產貢賦猶得比於古之小諸侯况道當子午衝三楚咽喉亦全豫門戶陸有車馬水有帆檣貨聚人稠聲氣四達洋洋乎南州一大都會也他如右枕賢首背帶長淮瀨水橫亘於南龜山雄峙於東淑靈和清之氣孕育磅礴鍾之人物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芳規高躅猶在人間不思收而輯之以示來許聽其與洛陽銅駝同漸滅乎荒

烟蔓草之中亦邑大夫之恥哉古者三十年爲一世文章制度或不能無小過不及之差積漸之勢然也州志輯於前牧賈君越三十年再續於陳君迄今又五十年矣其間科名宦績古誼貞微仙靈儒釋之奇踪騷人逸客之高詠分類增輯梓成一書可以表典型可以拯廢墜洵不朽之盛事也余於丁卯年來牧茲土他務未遑卽訪諳於掌故者若而人取州志而續修之聞前牧馮公曾延孝廉萬君同諸生彙成數帖因收爲藍本復相與披金於沙礫探蘭於蒺荺損之益之刪之補之閱一歲而脫稿若夫上下千百年考疆域之沿革搜河道之源流批金根之誤辨豕亥之疑我

觀察任憲實摠其成於是乎百里疆索在掌握中矣蘇子曰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然則五十年已在風馳電掣轉眼滅沒之中暗室一燈耑賴茲編之存也

運會方隆治理日上後之來者周諮美蹟相時而續修之以爲此邦載藉之光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謹序告

乾隆歲在己巳夏五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申州牧清苑張鉞撰

